



上帝差遣的人(上)

耶稣说：“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的；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”（约13:20）

摩西蒙上帝拣选为代言人。但常有反对他的人：先是米利暗和亚伦，后是可拉，坍和亚比兰。在每次对抗中，上帝总是维护他的先知。米利暗患大麻疯。可拉党徒“脚下的地就开了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，都吞了下去。这样他们都活活地坠落阴间。”（民16:31-33）

3)次日以色列会众发怨言：“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。”叛逆的精神根深蒂固。

1) 这叛逆的精神非但出现在当年，现代一些自作聪明的所谓神学家也有否定摩西和其他先知的，对吗？

答：对。但以理也是遭人反对的先知。上帝曾以显著的神迹救他脱离狮子的口。公元三世纪开始，已有学者扬言《但以理书》不是但以理写的，而是他四百年后的人冒他的名写的。1947年，巴勒斯坦的库姆兰洞穴里发现的两千年前的圣经古卷中，有八卷《但以理书》的残页，另有些引自该书的语录，每段冠以“先知但以理说。”这使考古学者认定，一个冒名作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博得如此的威信，故《但以理书》不可能是冒名作品。尽管如此，总有一些不愿正视事实的学者坚持说，《但以理书》是个冒名作品。这种固执成见，不顾事实的态度，使一些人对上帝拣选的现代女先知怀爱伦抱有成见，吹毛求疵，硬说她的作品大部分是剽窃来的。

2) 怀爱伦生平中有什么具体事实，可以证明她确实蒙上帝拣选为先知，不是凭自己的聪明说话行事的？

答：澳大利亚的傅克海得(N.D.Faulkhead)是个实例，证明怀爱伦是上帝的先知。傅君当时是安息日会印刷厂的会计，受洗之前，曾加入共济会(Freemasons)，并任该会要职。教会同工多次劝他脱离那组织，他不听劝。怀氏到澳洲前，已蒙上帝指示有关傅君的事，并开始写信劝他，却三次受阻，未寄出。约一年后，她终于约他面谈，指出他灵性退步，并告诫他说，若不彻底断绝同共济会的关系，终必沦亡。

怀氏宣读信稿时，描述傅君在共济会的活动，以及会友称他为“可崇敬的夫子”(Worshipful master)时，他不禁惊奇。后来怀氏作了个手势，使傅君大吃一惊，问她说：“你知道你刚作了什么动作吗？”她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傅君说：“你作了共济会圣殿骑士(Knight Templar)的秘密手势。”随后怀氏又作个手势，使傅君更为惊异，因在全澳洲只有六名男子能认这手势，而没有女人知道。从此傅君确信，这信息不是这位老妇人的话，而确是上帝的警告。他决定退出共济会，并写一封感谢信，感激主爱他，藉先知及时挽救了他。这信是怀氏神圣职责的铁证。

罗义德(Ernest Lloyd)在本世纪初，任美国安息日会少年报编辑。当他在本会大学读书时，听见校长普来斯科特(W.W.Prescott)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见证如下：

普校长曾收到怀氏从澳洲寄来的信，说，将有一妇女来见校长；怀氏说明她的穿戴，却未透露其姓名。怀氏请校长把附上的证言读给她听，并说，她听了后，必讲一句话。校长记起，过两天确有一妇女要来谈话。届时他约两位老师作陪。那女人来时，穿戴的果然符合怀氏所述。校长便将那证言读给她听，指出她生活上的问题，说明她不具备教育教会青年的资格。读了，那妇人甚感困窘，随说：“先生们，师母写的事，只有上帝能告诉她。”这正是怀氏信中所说，她要讲的一句话；当年从澳洲寄到美国的信件，要四个星期。可见这件事不可能有虚假。

3) 听说，尽管圣灵多次表现在怀氏身上，总有人捏造虚谎，诬蔑她的着作是从其它作品剽窃的。对吗？

答：不对。上帝现代子民像古时一样，“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”（太23:37）

1907年，美国4月29日战溪《明月日报》(Battle.Creek.Moon)揭发怀爱伦的着作《保罗生平素描》(Sketches From.the.Life.of.Paul)有200多句是从另一本论保罗生平的着作抄出来的。经本文作者校对核实，怀氏着作中没一句话是抄来的。二者的笔法与风格不同；怀氏注重属灵的教训，另一着作以历史地理知识为主。况且怀氏曾



Bible answer 圣经问答

向人推荐那另一着作为良好参考书，这证明她并未剽窃其内容；若剽窃了，就不愿有人看那被剽窃的书。当时有人造谣说，另一书的作者曾向本会出版社提抗议，使本会将该书收回，停止出售。为此，本会负责人致函那出版社查询此事；复函称，那书无版权，不存在提抗议的根据。《保罗生平素描》后充实内容，改名《使徒行述》问世。

1980年,美国10月2日的《洛杉矶时报》(Los Angeles Times)以“揭发先知剽窃著作”为题,披露本会叛徒搜集的材料,扬言怀氏著作大部分不是她自己写的。约此同时,本会叛徒雷华特(Walter Rea)出《白色谎言》(The White Lie)一书,用种种例证以剽窃的罪名诬蔑怀爱伦。1981年,本会学者罗伯逊.(John Robertson)出版题为《白色真理》(The White Truth)一书,精辟有力地证明怀爱伦确是上帝的先知。并不存在她剽窃的罪证。

4) 听安息日会同道有“预言之灵”的讲法。这专称有圣经经文为根据吗？

答：有。启12:17和启19:10指明：余民教会的特点之一，是有预言之灵的恩赐，可惜两段经文的中译文，同原文有出入。“为耶稣作见证”应译为“有耶稣的见证”。英译文为have the testimony of Jesus；“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”应译为“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”；英文：the testimony of Jesus is the Spirit of prophecy.

启12:17说明：余民教会有两大特点：1) 守上帝的诫命，2) 有耶稣的见证，就是耶稣向他们作见证。这叫作相互承认：我们守上帝的诫命，藉此承认他的权威；他向我们作见证(讲话)，就此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。耶稣自称为“那为阿们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”(启3:14)这同余民教会两大特点相对应。

在守上帝诫命的宗教团体中，只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先知。在自称有先知的宗教团体中，只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守上帝的诫命。故此，撒但力图破坏预言之灵的威信；而上帝则兴起多人维护其权威。

早在1868年就有史密特(Uriah Smith)开始出书反驳玛利恩派(Marion Party)否定怀爱伦异象的言论。1951年倪科耳(Francis Nichol)写《怀爱伦与她的批判者》一书，全面批驳各种反对意见。

5) 请你提供一些具体事实说明怀爱伦着作的资料的来源。

答：怀氏名着《善恶之争》的导言说明她写的历史与预言的具体内容的来源。在第六页她指出圣灵默示的来源说：“作者蒙圣灵光照，得以看见善与恶之间长期战争的种种情景，并多次蒙主准许，得以目睹生命之君，我们救恩的创始者基督，与那邪恶之君，罪恶的创始者，就是第一个违犯上帝律法的撒但之间历代的大战斗。

“上帝的灵既将圣经中的伟大真理向我指明，并将过去和未来的种种景象显给我看，就吩咐我把它转告众人，要我循着历代善恶斗争的史迹述说出来，藉以显明那即将临近之战斗的真相。”

在第七页她说明她也选用历史文献，说，“我选了一些教会历史的大事，将它联贯起来，以便说明一些重大而有考验性的真理，在不同的时代是如何逐步发展的…。时或遇有历史学家已将某些事作简短的叙述，足供读者对其题旨得到正确的概念；或有作者已将某些细节作了总括，我就引用了他们的话；但在所节录的话中，有一些没注明来源，因为我引用的话，并不是作权威性的根据，只是因为这些话能有力地表达某一个意思。在述诉现时代进行宗教改革者的经历和见解时，我照样引用了他们出版的作品。”怀氏所见的异象是一幅幅生动的景象，但异象并未注明事情发生的年月日。故此他要参考史料，才能把所见的史实顺序排列。她有时引用现成的一段话，不是作为权威，而是因那段话正确地描述她所见的事迹。她写作内容的主要根据，是圣灵给她看见的异象。

怀氏藏的图书上千册。她是个勤学苦练的作家。她确认她的知识来源，既属天，也属地，却以属天为主。她在回忆所写《善恶之争》的情景时，写道：“我常感到上帝使者的同在，而且往往先前见过的异象让我再看一遍，使其情节保持清晰活泼。”(1911年56号信稿)论到她在本会期刊的投稿，



她说：“我决不是仅发表自己的见解。它们都是上帝在异象中启示我的事——是从他宝座射下来的宝贵亮光。”《文字布道手册》125页

有人胡说，《善恶之争》90%是剽窃的。真情如何？经逐页检查，全书引文，包括经文，占全书的12.35%。这同一般史学书刊所引用其它文字的比例相差无几。怀氏引用了大约88个不同的作品，其大多数为一般基督教界所公认是可靠的历史。而今她竟能把这些材料组织并排列在善恶斗争史的纲目里，使读者看见她在异象中所看到的真理，并以上帝的历史观认识历史，这就是主交给她的任务。耶稣骑驴进圣城时，牲口是借来的。他并未先向物主打招呼，只吩咐门徒说：“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：‘主要用它。’”一切要为真理的事业服务。

6) 据说，十九世纪的美国版权法与现代不同，是吗？

答：是。美国19世纪的版权法，起先只保护作者手稿所有权；及至作品出版后，版权公有。1909年，美国国会通过版权法，规定作者在作品出版28年内享有版权。任何人向法院提出保护版权的诉讼，必须证明：1) 版权所有；2) 他人侵犯版权的事实；3) 作者因此受到的经济损失。查1909年以来，不曾有人对怀爱伦提出侵犯版权的起诉，故不存在她犯剽窃罪行的事实。1980年，当敌对分子又刮起剽窃风时，美国华盛顿专理版权案的律师拉咪克(Vincent Ramik)在安息日会全球总会查阅怀氏手稿，以确定她是否犯有剽窃罪行。起先他想可能发现问题。经300小时的仔细检查，他彻底改变了态度，确信怀爱伦是受特别灵感的先知。该律师是天主教徒，却在读怀氏稿件时受感动，消除疑念，作证说：“怀夫人令我感动！老实说，她感动了我。我是天主教徒，但不管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，她感动了我。我深信，她的作品能感动一切人，除非他们是固执不化，顽梗透顶的。”《白色的真理》97页